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创 造

奚其章等著

4



新文艺出版社

工成其劍鋒無勢

創 造

開拓新視野

4



開拓新視野

工农兵创作丛书(4)

創 造

奚其章等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工农兵創作丛书(4)

創 造

樊其章等著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825

开本 787×1092 纸 1/36 印张 2 1/9 字数 39,000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定价 (5)0.16元

目 次

創造.....	1
车间里的鐘声.....	8
支持.....	17
王阿慧和陈小基.....	24
挑战.....	30
饭师傅.....	40
采访.....	46
不算迟的消息.....	54
試驗.....	57
新安江春訊.....	59

創　　造

國棉十七厂工人 奚其章

晚霞燒紅了半个天，映得一排紅屋頂的工場通紅通紅。这时食堂西首的一扇門“吱咯”的响了一声，从里面走出了一群人，在人群中间有个穿着一套藍卡其中山裝的年輕人，約莫二十三、四岁，个子不高又不低，鼻子高高的，一双眉毛又黑又粗，一对烏溜溜的眼珠很有神，这人就是筒子間的副工長李根度。

根度慢騰騰的走着，已落在人家后面很远了，他一路上想着剛才的會議：連素来完不成計劃的大媽，也提出了保証，要坚决完成这月的生产指标。双反运动使她也变了。可他自己要想制造自动扫地工具，還沒有成功。他身体向前冲一步，險些摔了一跤，站住了一看，原来是块石头，这样也就打断了他的沉思。

晚饭后，不知怎的白天想的东西又在他腦子里轉，于是就到里間和衣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出神，——女工們拿着扇子，搨着車上的飞花，扫着車底下积下来的花衣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飞花，揚得老高，慢慢地落到紗支上。这

个情景老在他眼前闪动。要是在車底下裝上个自动扫地的工具，輕輕的，不使花衣飞起，这該多好啊！提高了質量，又減輕了劳动强度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自从他腦子里，出現了这个自动扫地的念头后，就象有鬼似的，不論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只要他有一点休息時間，这个念头就会頑強的擒住他，冲击着他，使他不能安靜。放了工，一个人又赶紧往廢料堆跑，去找合适的材料。一天午饭过后，根度呆呆的坐在筒子車旁，黑眼珠一股勁儿的盯着車底下望，心里在盤算着自动扫地工具。

过了几天，根度总算一个人东拼西凑的把扫地工具裝出來了。在一天晚上八点多鐘，根度又从家来到厂里，准备进行試驗；他沒有告訴行政，想来个先斬后奏。他一想到如果試驗成功，提高質量、減輕女工們劳动强度的理想，就要實現了，心里很兴奋。来到厂里，他很快从工具箱里取出了自己裝配的自动扫地工具。这时候不知哪个快嘴的女工，已把他搞創造的消息很快傳开了，这一下可不得了，頃刻間，那台筒子車旁就来了很多人，都盯着他望，有的还指手划脚的談論着。这时不由使他面孔“刷”的一下紅了，心怦怦跳。他暗暗对自己說，会成功的，一定能成功的，不要慌呀，他担心而又安慰着自己，并竭力压制住自己那种极不正常的情緒。

他拿着扳头，熟練的把工具裝好，又仔細檢查了一番。他竭力屏住呼吸，他的心真象繩得緊緊的弦一样。把

車开了，轉動几下，剛才的憂慮去了一半，才松了口氣。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皮帶滑下来了。他又很快的給滑上，然而一連几次又滑下来。于是他俯下身去摸摸那皮帶盤的步司，有沒有燒坏，步司却一点不热。这叫他怔住了，究竟是什么緣故呢？这时一股熱流通過全身，他簡直緊張的喘不過氣，汗珠大顆大顆的從額上滾下來。他偷偷的往周圍扫了一眼，剛才的一些人已經散去，这才使他的心情和緩了不少。毛病出在哪里？他汗流滿面，一次再一次地試驗，一小時又一小時的吞去了時間，但是竟一點效果也沒得到。時間不等人，已不能再允許他試下去了，他呆呆的望着扫地工具，剛才渾身出汗水，現在忽然覺得涼的難受，便沒精打采的走出車間，拖着沉重而緩慢的步子回家。

試驗失敗的事使他很难受，寻思着是什么道理，竟会連毛刷都拖不动？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原因来。

第二天。这事很快的給黨支部書記知道了，放工前，支書和根度找了一处較安靜的地方，談开了。支書說：“你這事倒挺好的，對質量有很大幫助。昨天試驗結果怎么样？”根度很难过的回答：“昨夜試驗失敗了。”說罢他又低着头，弄着工作服上的鈕扣不作聲。支書看出了他的心事，就鼓勵着說：“根度，不要灰心，有困難講出來，跟大家商量，可帮助你，人多出智慧，創造發明不是一帆風順的，不成功又不去臉……”支書的這番話，就象給根度的思想

开了窍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一定坚持下去，到成功为止。”支書見他已有了信心，高兴的說：“这样才对，有困难党支持你。”……嗚嗚……嗚……放工的回声拉响了，他俩的談話也隨着結束了。

晚上月亮高高的挂在天空，星星在夜空中閃耀着，夜是那么的宁静。根度想着扫地工具，他怎么也睡不着了，一翻身起来，“搭”的一声扭亮了台灯。党支部書記的話，在提醒他，尤多出智慧……他想找賀平去，賀平年紀比根度稍大一些，是厂里鐵工間的鉗工，就住在他对面。賀平經常到根度家来，加上根度也經常給賀平的小女孩講講故事，就这样他俩就結成了一对挺要好的朋友，也就为了这些，使他根本就沒考慮到，人家打呼噜的时候去打扰他。“賀平，賀平，”他在窗外喊。賀平从蒙矓中聽見了喊声，急忙坐起对着窗外問：“誰呀，深更半夜的……”說着馬上披起衣裳，迅速的把門开了。他一看是根度，忙問道：“厂里什么东西坏了，要我去修理？”根度看他那副緊張的样子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两人一起进屋坐下后，根度才告訴他：自己搞自动扫地工具，試驗失敗，找他来想个办法，帮个忙的。这时賀平才弄清了来由，高兴的說：“橫堅明天厂礼拜，迟些没关系。”說罢就从抽屜里拿出紙和鉛筆，要根度把大概的样子画一画，商量起来好有个头緒。他俩一边用东西比划，一边商量着，完全忘記了時間。当賀平放下笔时，揉了揉眼睛，习惯地看了看表。“啊！四点鐘了。”

他不禁叫了起来。这时根度也不画了，立起身疲倦地伸了伸腰，打个呵欠。但是問題還沒解决，于是賀平又对根度說：“我看还是天亮后，去請两位师傅来，一起看了东西再說吧。”說罢又瞟了根度一眼，意思是問根度怎么样。根度也理会了，就点了点头說：“好的，那么麻煩你了。”最后两人又約定了时间。

第二天下午，賀平請来了两位老师傅，一个看上去四十上下，闊闊的肩膀，两撇濃黑得象刀尖那样翹起来的眉毛，显得非常神气，名叫赵阿根。另外一个更比阿根大些，叫胡金宝，虽很瘦，但精神很好。他們来到了厂里，看了那部還沒試驗成功的自动扫地裝置，一起进行研究。老赵对根度說：“据我看，这东西非得裝下門牙不可，現在光拖拖皮帶，力道沒有。”根度点了点头，等了一下就說：“那么挂脚生在哪里呢？”这一問倒使大家楞了一下，裝在地板上吧，恐怕地板吃不消，裝在地板底下，是不行的。不过下門牙一定要裝。想来想去还是老胡先出了主意，建議裝在机器的牆板上，同时皮帶的緊松，还可用螺絲來調節，大家覺得这个办法很好。就这样，在不到三小時的時間，大概的構造決定了，大家的臉上露出了快乐的微笑。

自动扫地工具，得到了鐵工間同志們热情的支持。根度也为这花了不少心血。晚上总要搞到很晚很晚才回家。他在厂里买好了饭票和菜票，但是連肚子餓也不觉得，只是一股勁儿的想把工具搞好。改进后第一次試驗时，发

現了一個問題，皮帶轉動毛刷只能去，不能回，老趙和老胡商量，沒得到解決。

一天根度在修那筒子車，他偶一抬头，看見經紗車上面的來回風扇，不由使他聯想起掃地工具的事，不也正要解決象這樣的問題嗎？車子修好後他象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，馬上就去找老趙，老趙見他那副氣喘喘的樣子，以為出了什麼亂子。沒等根度開口，就沖着問：“怎麼啦，出了什麼事嗎？”根度透了口氣，平靜了一下，就把情況告訴他，並拉着他馬上就去看。當老趙一見這東西，就樂得合不上嘴，連聲稱贊。後來老趙就根據這原理，又作了一些改進。在自動掃地工具兩端挂腳上，又生了個自動拉手。

上夜班的工人，象潮水般的涌進了廠門。這時還有早上八點鐘上班的人們，在筒子車旁試驗那自動掃地工具。老趙掌握着機器，老胡、賀平和根度他們都站在旁邊，綑緊着臉屏住呼吸。旁邊還有筒子間的黨支部書記，和沒開始工作的夜班工人。只聽機器聲中，那黃色的皮帶在車底下轉動，就象是自動電梯那樣勻稱，只要皮帶經過的地方，地板就亮得象水晶似的，花衣一點沒有飛起。自動掃地工具終於成功了。頓時大家臉上換上了幸福的笑容，發出了熱烈的歡呼。黨支部書記跟老趙、老胡、賀平、根度握着手，祝賀他們。

根度在家的路上，回味着前個星期，也是在這差不

多的时候，沒有依靠集体，是抱着沉重而緩慢的步子回家的。今天却截然不同了，自己的理想实现了，感到很轻松愉快。

車間里的鐘聲

汽輪机厂工人 俞培榮

厂里要冶炼一种高级合金钢。这炉钢将要作为一个巨型机器的主轴，主轴是个重要部分，而且这个大机器还是个新产品，所以炼好这炉钢是十分重要。它的规格要求十分严格，各种元素不允许相差二个点（一个点是0.01%）。

接受这个任务的，是在炼钢炉上混了半辈子的沈阿祥。他是个炼钢能手，是炼钢这一行的老前辈。他的手艺，他的经验，连工程师们也敬佩他的……

关于要炼这炉主轴钢的消息，上星期二就已经透露了，不过，交给哪一班炼？“侦察员”始终探听不出来。沈阿祥心里早有了打算：不管哪一班炼，自己一定要来，在旁边看看也有好处，而且，这种钢的操作都是从捷克学来以后，又作了某些修改的。

这天刚下班时，工长把沈阿祥叫了去，说车间主任有事找他。沈阿祥上办公室去了，这可乐坏了小组里的一批年轻人。

“喂，有門路。”第一助手小張神祕地对着二助手吳強的耳朵咭咕了一句，吳強的耳朵被小張冲出口的暖气哈得痒痒的，他縮了一下脖子，对小張說：“只要有老头子在，不怕好鋼輪不到我們。懂嗎？”两个人談着，哈哈大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，小子們！”沈阿祥不声不响的朝他們走来，自己臉上也帶着一种不常有的微笑。他見两个助手在鬼混什么，就故意板起臉：“下班开小組会——洗澡快一点。”两个助手聽說要开小組会，心里乐得开了花。凭經驗，要煉好鋼以前，总要来个小組会，討論具体做法，注意哪些事項，每个人分工等等。两个助手不說什么，只是笑笑，相互会意地点点头。

任务是交下来了，但这可不是好玩的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沈阿祥就来到車間，夜班工人見他这么早就来了，都圍攏在他身旁，亲热地談論着这爐鋼要化多少時間，怎么个煉法……

夜班下工以后，冶炼开始了。沈阿祥按照昨天的分工，重新交代一下，免得操作时忙乱。

进爐了，他指揮着两个助手，和其他工友們。他这里那里指点着，解釋爐料放得适当对冶炼時間的作用。沈阿祥从吃这行飯到現在，这种合金鋼還沒煉过。所以，心里也担着一点心事。每进一块料，他都要仔細端詳过，生怕被这几个毛头小伙子放得不适当，造成不过电。

熔化阶段順利地过去了。开始氧化。提起氧化，沈阿祥臉上很自然地掠过一个微笑，他偷偷地朝值班工程师看了一眼，觉得这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年人，腦子里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迷信思想。就在昨天交任务的时候，这位工程师也在場，主任把所有的問題作了交代，最后，沈阿祥提出一个問題，就是氧化法与不氧化法来煉这爐鋼的时候，这位工程师拚命搖着头說：“这个……老沈，我不能作主，得請示总工程师。老实說，我也在想各种办法使冶炼時間縮短，尽可能回收大量合金。不說虛話，我翻遍了英、美、日本以及苏联、捷克的技术書籍……老沈啊，咱們都为社会主义建設。再說冶炼这种鋼，你也是第一次吧，还是根据我訂出的操作規程做吧，太平点……”沈阿祥两眼盯住車間主任，說：“不过，根据以往冶炼高級合金鋼的經驗来看，不会有什么大問題，大跃进嘛，你看二号爐用120分鐘煉一爐鋼，美国最快也得化150多分鐘啊！”沈阿祥有些激动，“正因为英美还没有用不氧化法冶炼这种鋼，我們才要煉！美国不敢煉，我們要嘗試！否則……”“这样吧，请示一下总工程师。”車間主任插了一句，于是当场打电话給总工程师，得到的回答是“可以試試”，具体仍要这位工程师掌握。

沈阿祥多高兴啊！走路时两手捏紧拳头，仿佛这爐鋼已經誕生了。根据計算，用不氧化法冶炼，可以在原廢鋼中节省二百多公斤鎢。

氧化阶段也順利地过去了。出好渣，开始精煉，这是每爐鋼的主要关头，特別是这爐鋼，更要提防渣量的变化。

两个助手忙着取試样化驗。“喂！小伙子，这只炭有多少？——啊？”沈阿祥从墨鏡里看了看倒样子时的火花，問两个助手。“大概在 0.65% 左右。”小張搶着回答了，一面注視着沈阿祥，准备受責备。沈阿祥微笑着点点头，表示滿意。但是，看到小張把沒倒完的半瓢子鋼水，不加思索地倒在地上，又不滿意了：“你自己提过保証的，怎么又把鋼水倒在地上？啊？一滴鋼水两滴汗哪！真是……”他覺得这个宝贝徒弟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：气的是他对国家財产太不爱惜，笑的是做錯事后的那副窘相。

沈阿祥不是每爐鋼，每取一只試样，都这么突如其来地提問題的，他喜欢抽时间，看两个助手紧张时，就提这个，問那个来考考他們，看他們是否每时每刻都注意。他知道，煉鋼，不管在什么阶段，掌握炭元素是万分重要的，假如一个煉鋼工人，在冶炼过程中，連觀察火花，判断它的含炭量都不会，那是容易走弯路的。

冶炼进入紧张阶段。豆大的汗珠直掉，工作衣完全湿透了，这些，誰也沒有去注意一下——已經习惯了。他們老少三个只有一个愿望：把这爐鋼保証早些炼好。

平时很有耐性，从不性急的沈阿祥，現在也不时拉开爐門張望張望，每拉开一次爐門，就用一只鐵鉤子伸进鋼

水里，檢查檢查爐底。他的一舉一動，兩個助手全看在眼
里，他們了解沈阿祥的心情，事實上，他們自己也非常焦
急，神經也很緊張。這到底不是开玩笑，是在煉一爐價值
數萬元的鋼。

“沈師傅，飯來啦，吃过飯再……”助手吳強催沈阿祥
去吃飯，沈阿祥對吳強擺了擺手：“你去吃吧——快點！我
還不餓呢。”他又一次拉开爐門，張望了一會兒，他那不頂
濃的眉毛，慢慢地皺起來，一邊微微搖着頭。

“渣量太稀啦！”一助手小張，用白毛巾揩揩挂滿汗珠
的臉，焦急地咕嚕了一句。沈阿祥一回頭，見是小張、吳
強站在他背後，就若無其事地點點頭。

“沈師傅，渣子太稀啦！會不會……”吳強看着浮在鋼
水表面的一層薄渣，擔心地問。

“加几鍤石灰！”沈阿祥指指堆在爐門口的石灰，邊用
衣袖揩揩滿是汗珠的臉，“你們只管象平時一樣做，心
里可不能慌啊！”沈阿祥雖然對兩個助手這麼說，心
里却比誰都焦急，“再說，這種鋼渣量是稀的。”他對這爐鋼為
什麼渣量這樣稀，還摸不到底，照一般合金鋼冶煉，還原渣
不稀不厚正好，渣子越稀，對爐子損傷就越大，當然，對鋼
水溫度提高是起一定作用的，對品質也沒有多大壞處。煉
鋼嘛，只要準確掌握溫度，元素，渣量就可以了。他為了寬
寬他們的心，同時也安慰一下自己，所以含含糊糊的說：
“這種鋼，渣量是稀的。”